

美●罗杰·穆尔豪斯

刺杀

希特勒

王宏

刘伟

姚菊霞

译



上海远东出版社

刺杀

希特勒

美●罗杰·穆尔豪斯
王宏

刘伟
姚菊霞 译



上海遠東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刺杀希特勒/(美)穆尔豪斯著;王宏,刘伟,姚菊霞译.
—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08
ISBN 978-7-80706-826-6

I. 刺… II. ①穆…②王…③刘…④姚… III. 第二次世界大战(1939~1945)—历史事件 IV. K1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14992 号

Killing Hitler

Copyright © 2006 Roger Moorhouse

This translation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Robinson Literary Agency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由 Robinson Literary Agency Ltd 授权上海远东出版社独家出版。

未经出版者书面许可,本书的任何部分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

图字:09-2007-591号

责任编辑:郑西海

封面设计:王 峥

版式设计:李如琬

责任制作:李 昕

刺杀希特勒

著者:[美]罗杰·穆尔豪斯

译者:王 宏 刘 伟 姚菊霞

出版: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远东出版社

地址:中国上海市仙霞路 357 号

邮编:200336

网址:www.ydbook.com

发行: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上海远东出版社

制版:南京前锦排版服务有限公司

印刷:上海长阳印刷厂

装订:上海长阳印刷厂

版次:2009 年 1 月第 1 版

印次:200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1000 1/16

字数:259 千字

印张:19.25

印数:1—5100

ISBN 978-7-80706-826-6/K·91

定价:38.00 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举报电话:62347733)

如发生质量问题,读者可向工厂调换。

零售、邮购电话:021-62347733-8555

鸣 谢

写作是一种奇特的个人生活方式。然而我们都愿意承认：虽然书上的文字属于作者本人的劳动成果，但是在写作的准备阶段，许多人都给了我们无私的帮助。

我要在此特别提到以下这些人的名字。在研究阶段，凯特·吉尔伯特向我提供了巨大帮助。克日什托夫·波茨热维斯在安杰伊·科隆斯基的协助下处理了涉及到英国和波兰所有的波兰语资料。德国的安格利卡·冯·哈泽和彼得·施泰因坎普以及俄罗斯的卢巴·维诺格拉多娃博士帮助我查找了关键的文献资料。另外，一些专家审读了初稿。他们是：安东尼·比弗、M. R. D·富特教授、特德·哈里森、吉塔·塞雷尼、亚采克·特宾卡。其他为我提供帮助、解答问题的专家有：安德烈亚斯·冯·布莱滕巴赫博士、波格丹·赫扎诺夫斯基博士、埃瓦·哈金斯、乌特·克雷布斯、戴维·利斯特、欧仁妮·马雷施、爱沃拿·萨科威茨博士、罗伊·西顿、安杰伊·苏施茨博士、希拉里·威拉德博士、万达·威波斯卡博士。

我还要提及一些研究机构的名字。它们是：大英图书馆新闻档案馆、德国抵抗运动纪念馆、柏林档案馆、弗赖堡档案馆、伦敦德国历史研究所、伦敦帝国战争博物馆、伦敦波兰地下抵抗运动研究基金会以及伦敦维也纳图书馆。

我特别要感谢大英图书馆和英国国家档案馆。我从事多年研究，

在欧洲各国图书馆和档案馆查找资料方面积累了丰富经验。我认为，大英图书馆和英国国家档案馆是无与伦比的。英国现今没有多少领域可以号称世界一流，但大英图书馆和英国国家档案馆在工作效率、专业能力和工作环境方面堪称楷模。

我要特别感谢以下的三位人士：伦敦乔纳森·凯普出版社的威尔·苏尔金和亨斯顿·约尔格一直以高昂的热情推动此书的出版。我的出版代理人彼得·鲁滨逊一直支持我写作并帮我联系出版事宜。我还要感谢诺曼·戴维斯教授，他一开始就鼓励我从事这个方向的研究。

最后，我想感谢我的妻子梅丽莎。长期以来，嘴唇上方留有小胡子的希特勒已成为我们在起居室里谈论的话题。我为此要向我的妻子道歉。我感到，把这本书献给她是再合适不过的了。

引言

我随时可能死于罪犯或白痴之手。

——阿道夫·希特勒

有人说刺杀“从来没有改变过世界历史”。这种仁慈的观点在危机时刻常被反复引用，却只是一厢情愿的谬论，根本站不住脚。我们可以援引许多明显的例子来作为反证。比如：在萨拉热窝，奥匈皇储弗朗茨·斐迪南大公被刺身亡导致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1934年，谢尔盖·基洛夫被谋杀则促使斯大林下令对苏联进行残酷的大清洗。刺杀显然能影响世界的发展进程。

近来，利用刺杀作为政治武器这一问题得到了更进一步的研究。一项针对历史上18起著名刺杀事件的分析表明，没有一起刺杀达到了更广泛的政治目的。事实上，很多情况下，刺杀的结果反而与其意图相悖。1865年，一位南方奴隶制的支持者杀害了林肯总统，结果导致了美国南方的一场大灾难。1882年，一伙爱尔兰民族主义者刺杀了卡文迪什勋爵，结果致使爱尔兰独立运动耽搁了整整一代人的时间。由此可见，刺杀的确改变了历史，只不过并没有像行刺者所预期的那样改变历史。

然而，希特勒被刺杀的可能性激起了许多历史学家和小说家的浓厚兴趣。人们不禁会去推测，如果希特勒遇刺身亡，有多少生灵会免遭

屠杀,有多少冲突会得以避免,有多少苦难会完全免除。不仅如此,希特勒如果倒在刺杀者的枪口之下,20世纪整个欧洲历史尤其是德国历史会呈现出一种完全不同的面貌。显然,这个例子能够证明刺杀的确能带来行刺者所想要的好处。

当代大多数读者至少会凭直觉同意以上推论,有趣的是,我们发现在希特勒那个年代的人们在这一问题上却很难达成一致。于是,当时的人们就“扮演上帝角色”的刺杀是否正当,是否会开创危险的先例,“有原则的背叛”和“国家认可的恐怖主义”是否合理,以及希特勒过早死亡可能会带来怎样更为恐怖的后果等问题展开了激烈讨论。刺杀希特勒的计划会引起如此多的争议,这着实令人惊讶。

然而,企图刺杀希特勒的人不会因为上述这些顾虑而改变主意。历史上,几乎没有哪个领导人能像希特勒那样成为如此之多刺杀行动的目标:仅被德国历史学家确认单独刺杀希特勒的阴谋就不下42起,而统计出来的数字仅仅是冰山一角。其中大约20起被视为重大行动,本书将予以重点关注。

希特勒很可能是20世纪最具负面影响的人物。他的名字已经成为野蛮、残酷和种族仇恨的代名词。他长有一张可能是当代最容易被辨认、最具有标志性的面孔。即使是有幸生活在和平年代的人也不会忘记这张面孔。然而,我们对那些试图刺杀希特勒的人知道多少?

在某些情况下,历史上刺杀的那一瞬间就把刺客和刺杀目标永远绑在了一起。于是,约翰·F·肯尼迪和刺客李·哈维·奥斯瓦尔德、亚伯拉罕·林肯和刺客约翰·威尔克斯·布思、弗朗茨·斐迪南和刺客加夫里洛·普林齐的名字常会排列在一起。这些历史上的刺客偶尔被讴歌为英雄,却经常被斥为最野蛮的罪犯,但是无论如何,他们很少被世人和时代所遗忘。

但是,大多数意欲行刺希特勒的人都默默无闻,不为人所知。恐怕只有克劳斯·冯·施陶芬贝格的名字还能在读者中激起一点反应。所有这些刺客最大的失败就在于没能完成被授予的使命——使世界摆脱

希特勒的控制，这一点毋庸置疑。即便如此，他们也应该获得更多承认，而不是仅仅存在于历史的脚注之中，不为人所知，或被历史所遗忘。在很多情况下，是纳粹刽子手的残忍屠杀才致使他们在人间蒸发。

行刺希特勒的人来源广泛，既有普通工匠也有高级军官，既有敌方特工也有他最亲密的伙伴，既有对政治漠不关心者也有满脑子充满意识形态的人。令人不解的是，他们的名字只是在狭小的学术范围之内被提及，他们的事迹却鲜为大众读者知晓。本书要讲的就是这些行刺者的故事：他们的行刺计划、动机，以及他们的失败。本书也要讲述暴君希特勒屡遭刺杀却又总是幸免于难、奇迹生还的故事。

目录

CONTENTS

引言	1
序篇	1

第一章 莫里斯·巴瓦德：上帝派来的刺客	9
第二章 格奥尔格·埃尔塞尔：孤独的投弹手	41
第三章 德国保卫处：内部敌人	69
第四章 波兰地下组织：“毒蛇窝”	105
第五章 苏联：不共戴天的仇人	139
第六章 英国人与特别行动委员会：肮脏的战争	169
第七章 德国军队：挽回荣誉	207
第八章 阿尔贝特·施佩尔：一个信徒的反抗	257

尾声	281
----	-----

序 篇

慕尼黑,1923年11月8日,星期四,晚上8:30

当天晚上,当一个面色灰黄的年轻人走近啤酒馆时,他几乎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注意。与此同时,慕尼黑的上层人士都齐聚在此。他们之中有银行家、商人、报纸编辑和政客。他们前来聆听巴伐利亚州新任州长纪念德国十一月革命五周年的演讲。大家本来期待能够听到演讲者大肆抨击马克思主义,阐释新政府政策,甚至是鼓吹复辟巴伐利亚君主制,结果却遭遇了一场未遂政变。

贝格布劳凯勒啤酒馆在慕尼黑啤酒馆中面积最大。它位于伊萨尔河东面,而伊萨尔河流经慕尼黑城市中央,把城市一分为二。这个啤酒馆如同巨大洞穴,掩盖了传统啤酒馆给人温暖舒适的感觉。高高在上的天花板上悬挂着华丽的枝形吊灯,宽敞无比的楼座包厢设在啤酒馆一侧,长长的木板桌一侧可容纳3000多人就座。正因为如此,贝格布劳凯勒啤酒馆成了慕尼黑公开演讲和政治会议的首选之地。这天晚上,啤酒馆里被挤得水泄不通。为了防止过于拥挤,大门早在7:15就已关上。外面下着毛毛细雨,那些无法入场的人只好失望地在街上游荡。

有一个人徘徊在啤酒馆后面,他本应为当晚众多到场的嘉宾所熟悉。此人35岁左右,脸色苍白,颧骨突出,蓝眼睛引人注目,小胡子修

饰得酷似牙刷一般。他就是阿道夫·希特勒，当地一个极端民族主义组织的领导人。该组织自称为国家社会主义德意志工人党，简称为纳粹(Nazis)。作为一名演说家，希特勒才华横溢、慷慨激昂，对德国政治的不羁演讲曾博得听众喝彩。他已经无数次在贝格布劳凯勒啤酒馆发表演讲。然而这个晚上，他是以一位不大会成功的革命者身份出现在这里的。他身着剪裁并不得体的黑色晨衣，后摆随风飘荡，光滑的头发紧贴头皮，还有几缕凌乱地垂在前额，看上去更像是一位劳累过度的侍从或是殡仪员，而不是革命者。

尽管如此，大厅里进入主题演讲大约半个小时后，希特勒开始带领着排成密集队形的暴乱分子向前行进。当一小队冲锋队员端着机枪进入大厅时，讲台上尊贵的演讲者立刻哑口无言。巨大洞穴般的啤酒馆里，到处都是人们的窃窃私语，酒鬼们伸长脖子想要看清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女人们则因为受惊过度晕了过去，桌子也被掀翻在地。在骚动之中，希特勒跳上一把椅子，对着天花板开了一枪，要求人们保持安静。“国民革命已经开始了，”他宣布道。

在发表了简短演讲之后，希特勒命令冲锋队和保镖把守出口，并说服在场的三位嘉宾——他们之中有人实际掌控着慕尼黑——与他一起到隔壁房间里进行商谈。怀着亢奋的心情，希特勒对他的俘虏听众发表了一通高谈阔论，宣布以他为首的新政府已经成立，同时还许诺给予在场的合作者以部长职位。他挥舞着手枪，用夸张的语言警告说：“我手枪里有四发子弹，三发是为那些背叛我的同伴准备的，最后一发则留给我自己。”说完，他用手枪指着自己的太阳穴，声称：“如果到明天下午革命仍然还没成功，我将亲手结束自己的性命。”

1923年，德国已经经历了5年动荡。这个建立在一次世界大战战败国基础之上的民主政体，羽翼尚未丰满，此刻又深受左右两派政党的轮番攻击。趋于崩溃的经济也大大损耗了国家的元气。极度的通货膨胀刺激了政治上的激进主义。到了1920年，价格指数比1913年的价格指数飙升了大约15倍，两年后更是达到了350倍。1923年注定是

危机四伏的一年。在德国西部,法国以德国不支付战争赔款为由占领了鲁尔地区,由此引发了一系列消极抵抗、罢工以及反饥饿暴动。在其他地区,心怀不满的军队在柏林东部的屈斯特林发动了兵变。接下来的几个月,在萨克森地区和图林根地区成立了亲共产党政府。表面上,动荡的局势曾一度得到控制;实际上,经济却在逐渐陷入崩溃之中。1923年1月的物价比1913年飙升了2500多倍,到了11月更是超过了12.5亿多倍。极度的通货膨胀导致了货币体系的全面崩溃。一小条面包售价竟然超过4000亿马克。许多家庭发现,直接点燃纸币也比用之购买蜡烛照明或者煤炭取暖划算。由此可见,大多数德国人的日子都过不下去了。

巴伐利亚的形势也同样令人担忧。在那里,前几年动乱的局势使分离主义思潮得以重新抬头。可是慕尼黑当局依旧我行我素,无视柏林的指责,对激进的右派采取纵容政策。事实上,当时慕尼黑有两个权力中心,一个是政府,由拥护君主制的“老右派”组成;另一个是希特勒及其盟友组成,属于支持革命的“新右派”。但两者之间的确存在着奇特的共生关系。他们都对柏林政府不屑一顾,热切希望通过密谋共同推翻这个政府。同时,他们又迫不及待地希望革命进一步升级。但是,对于即将到来的革命,双方有较大分歧。“老右派”希望摆脱柏林的控制,建立一个独立的巴伐利亚政府;而“新右派”则希望取代现政府,统治整个德国。

那天晚上,在贝格布劳凯勒啤酒馆,经过希特勒再三劝说,慕尼黑的3位执政者最后似乎认同了他对革命的设想。进入啤酒馆大约一个多小时后,希特勒又回到讲台,身旁站着新盟友和刚刚赶到的前总参谋长鲁登道夫将军。5个人不停地握手,对聚集在一起的群众发表了简短的演讲,宣告了他们的角色,透露了他们急切寻求合作的心情。就在他们快要结束的时候,人们的情绪被煽动起来了,大家即兴高呼“德国前进”的口号。据一位目击者回忆,人们被希特勒的演讲弄得晕头转向,整个场面就像是被施了魔法一样。接下来,不幸的事情发生了。希

特勒的秘书鲁道夫·赫斯从出席人员的名单上念出了一些名字,随后逮捕了这些人,对他们进行讯问、审判。剩下的人被允许离开啤酒馆。此时,支持这次暴动的人从城里各处陆续赶到。从表面上看,希特勒取得了胜利。

然而,在啤酒馆以外,政变进行得却不那么顺利。刚开始,忠于希特勒的军队取得了一些胜利。步兵学校的学员背叛政府,转而支持希特勒,这极大鼓舞了大家的士气。慕尼黑3个主要的啤酒馆都被占领。此外,支持希特勒的军人还占领了巴伐利亚国防部,接管了颇具影响力的《慕尼黑邮报》。但是,随着深夜的到来,他们再没有取得任何更有意义的胜利。一方面是自身能力不够,另一方面是对手顽强的抵抗,这使得他们没能占领其他重要的建筑和兵营。

同时,慕尼黑政府也正在紧张备战。执政的三巨头非但不协助政变,反而开始反对此次叛乱,他们亲自指挥抵抗这次政变的行动。为了安全起见,慕尼黑政府转移至雷根斯堡,同时他们禁止日报出版,从外省调兵增援。城内,政府充分了解叛乱之后,他们对如何反击做了明确指示。啤酒馆内,那些即将成为革命家的人由于享受了充足的啤酒和面包卷,在经历了一个漫漫长夜之后仍然显得乐观十足。实际上,他们已经丧失了主动权,即将陷入危险的僵持之中。

第二天黎明,天气寒冷,叛乱分子终于承认他们最初通过突袭夺取权力的设想失败了。上午,《泰晤士报》的一个英国记者设法进入了贝格布劳凯勒啤酒馆,他在楼上一个狭小的房间里发现了鲁登道夫和希特勒。他写道,希特勒“疲惫至极”,看起来完全不像是个革命者:“这个身材矮小的男人身上穿着一件旧的防水外套,腰间别着一把左轮手枪,胡子拉碴,头发凌乱,嗓子沙哑,几乎不能开口说话。”鲁登道夫则“焦虑万分,满腹心事”。

叛乱分子开始考虑他们的后路。有人提议说服巴伐利亚王太子以争取他的支持。还有人建议先采取战术性撤退以便在靠近奥地利的罗森海姆继续抵抗。局势陷入了混乱之中。与此同时,由于没有接到及

时命令,增援部队认为此次暴动濒临失败,于是擅自离开了原本待命的岗位。直到中午,他们才提出在城里举行示威游行。这样一来,被围困在国防部的叛乱分子就会得到增援,还可以乘机煽动当地群众,从而打破僵局。毕竟,政府军是不会把枪口对准鲁登道夫这样的一战名将的。一些鲁莽的人甚至建议效法墨索里尼进军柏林。希特勒后来回忆:“我们可以在城里示威游行,以此来赢得群众的支持。”

临近中午的时候,大约由2000人组成的一个纵队荷枪实弹地迈出贝格布劳凯勒啤酒馆,向市中心行进。随风飘扬的纳粹卐字旗和德意志第二帝国的旗帜底下,希特勒走在前排,鲁登道夫和他的同伙埃尔温·冯·舒伯纳-里希特随行左右。与他们并肩而行的还有希特勒的保镖、屠宰店的学徒乌尔里希·格拉夫,他脖子粗壮,如同一头公牛,除此之外,他还是一位业余摔跤手。在纳粹中享有“哲学家”之称的戈特弗里德·费德尔和冲锋队的头目赫尔曼·戈林也走在队伍之中。戈林身着长长的皮外套,华贵又帅气,德国军队的最高功勋章——蓝十字战功勋章在他咽喉处清晰可见。其后的队伍由希特勒的保镖——慕尼黑的冲锋队以及准军事部队——高地联盟组成,行进时4人一排。伴随着武器的磕碰声,一辆汽车紧随其后。透过后视镜可以看到一群由学生、商人等下层民众组成的队伍,他们受到前一天晚上啤酒馆政变的鼓舞,其中很多人很早以前就成为了希特勒的信徒。一些人身穿制服,步伐轻快潇洒,还有些人佩戴着一战中获得的奖章,其他身穿工作服的人则步履沉重。

好奇的慕尼黑群众对这帮叛乱分子或加以嘲弄,或给予喝彩。为了保持士气,叛乱分子唱起了民族主义的歌曲,坚定地向前行进。在靠近伊萨尔河的地方,他们第一次遭遇了严重的阻碍。警察在路德维希布鲁克桥上设置了警戒线。叛乱分子用刺刀对准警察,警告他们不要向自己的同胞开火。最终,他们清除了尖木桩,毫无阻碍地通过大桥,一直到了慕尼黑的中心。他们穿过依萨门,来到玛丽恩广场。大批群众聚集在此观看事态发展。接着,他们又向北行进至奥登广场,走过奥

登广场就是国防部的所在地。然而，离菲尔德赫恩会堂不到50米的地方，他们又遭遇了比第一次人数更多的警察的阻挡。他们互相挽着胳膊，一些人唱起歌曲，一些人手持刺刀，坚定地 toward 菲尔德赫恩会堂前进。

这一次，警察没有再像上一次那样置之不理。两支队伍刚一相遇，一声枪响之后，警察立即开火。随之场面一片混乱，一阵短暂枪战后，前排叛乱分子陆续倒下，其余的人则四处逃散。几分钟后，现场只剩下了死者，还有一些受伤的人。戈林的大腿根部也中了枪。希特勒左边的舒伯纳-里希特胸膛上中了致命的一枪，然后倒在了地上。格拉夫为了掩护希特勒，身中数枪，伤势严重。除此之外，4名慕尼黑警察和13名希特勒的追随者在交战中被乱枪打死。他们之中最年轻的是卡尔·拉福斯，死时还不到19岁。

与此同时，希特勒也在混战中倒下，他深信自己中了枪。随后希特勒被杀的谣言很快扩散开来。实际上，他只是被垂死的舒伯纳-里希特猛地推倒在地，肩膀脱臼而已。随后，希特勒挣扎着来到附近一个广场，他的支持者秘密把他送到一辆等候在那里的汽车上。汽车载着希特勒向南驶入奥地利境内。当天晚些时候，希特勒终于逃出慕尼黑，来到同伙恩斯特·汉夫施滕格尔拥有的位于乌芬的房子。一位同情他的医生负责照顾他。两天后的傍晚时分，也就是11月11日，警察最终发现了他的行迹。据一份记录，希特勒听说警察到了，随即彻底崩溃。他大叫“一切都完了”，然后伸手去拿枪。实际上，希特勒并没有像之前在贝格布劳凯勒啤酒馆承诺的那样用枪对准自己。他没有经过丝毫反抗就屈服了。逮捕他的警察在卧室里发现了，当时希特勒身穿睡衣，平静地等待抓捕，脸色阴沉，一声不吭。

尽管没有被判处死刑，希特勒终究还是失败了。所谓的国民革命毁于一旦，希特勒一手组建的政党也被宣布为非法政党，忠实于他的追随者要么被杀，要么被捕或是被流放外地。1924年春天，法庭以叛国罪起诉希特勒，判处他5年监禁，服刑地是兰茨贝格监狱。当时人们认为阿道夫·希特勒的名字已成为历史脚注，一个怪物，很快就会等同于

疯子、激进者、失败的革命者。《泰晤士报》不屑一顾地把他称之为“一位‘房屋装修工、政治煽动家’”。许多人视希特勒为过时人物。作家斯特凡·茨威格就认为，希特勒已“不值一提”。

希特勒本人对这些预言无动于衷，因为他认为自己肩负着另一项更为神圣的使命。在审判席上他当庭责骂州检察官：“你可以宣判我们有罪，哪怕是一千次，但是历史这个永恒法庭上的女神会微笑着把今天的宣判撕成碎片。”在慕尼黑，巴伐利亚警察的子弹击溃了希特勒的部队，但也第一次给予他上天的保佑。经历了革命的失败以及兰茨贝格的监禁之后，希特勒逐渐成长起来，坚信自己之所以能够活下来是因为他要完成拯救德国的“历史使命”。最终，他以“肩负历史使命”的身份出现在历史舞台之上。